

# 海棠风里相迎

读书时历史没学好,除了天生对数字有恐惧感记不住年份这一层原因之外,总觉得历史上的人和事离我太遥远,遥远到失真的地步。而那些历史事件又总以相似的面貌反复出现。

我虽不属聪颖早慧一类,但对历史最初的感觉,却恰好对应了鲁迅先生的说法:历史是帝王将相和伟人的家史。我总以对别人的家事不感兴趣为借口,来掩盖自己历史知识的苍白。更惭愧的是,作为澳门人,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家的事也没太上心。

“1940年代,葡萄牙人在澳门葡京酒店对开广场矗立起一座亚马勒铜像——策马扬鞭的亚马勒俨然英雄相,此处因铜像被命名为‘铜马广场’。在澳门长大的、和我同龄的伙伴们,可能都在这座铜像前留过影。不懂历史,年少无知,快门曾定格在我们如花的笑脸上。”(穆欣欣《十年丰盛 二十年精彩》)

1999年之前,我们这一代在澳门成长的人,对于这片土地过去发生的事,没有在意过;学校教科书里,澳门历史是缺席者。澳门,似乎早已习惯做一个隐士,不为人知亦不欲为人知。

直至1999年,澳门一下子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多少带有一点猝不及防。我们这才开始意识到,“回归”是一件不可复制的历史大事,我们一边从旁观者变成置身其中的主角,一边书写着历史。这份猝不及防,至少在我自己身上是这样的:来不及装扮,没有机会彩排,本色出演却意外地平添了一份来自生活层面、带有温度的真实性。从此,历史于我,不再遥不可及。

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由27

位澳门写作者讲述自己的“回归”故事,正是带着这份可触可感的真实性向读者走来。这些故事,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1999年,我在四川大学。12月19日,作为在成都的3名澳门学生之一,我被当地传媒拉去接受采访。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举行之际,我跟家人通话,是我爸接的电话,说希望回归后治安变好,更希望经济变好……”(凌谷《澳门,呼吸间的记忆》)

“港澳力生号分别结业20多年,澳门回归也快20年了。而我,从两房祖母的年代到了今天,对父亲的姐妹们,以及我的堂弟妹、表弟妹们,也只能随缘吧。不拒人千里,但留心中净土,已是我力所能及的亲缘了。”(水月《两房祖母一个力生号》)

“1999年12月20日,那天,是圣诞节购物旺季,我的超市生意滔滔,但我把一切劳劳俗事搁起,坐在电视机前,全神贯注,等待那最珍贵的一刻。”(李烈声《子不忘母怀》)

或许,很多内地朋友对于澳门“回归”的全部印象就是一曲《七子之歌》,来自原唱者容韵琳稚嫩的童声和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这当归功于5集电视纪录片《澳门岁月》总导演李凯,不要刻意的字正腔圆和经过训练的歌喉是他选择演唱者的标准。这又何尝不是这段历史的本色呢?犹记得当年人们问起这个澳门小姑娘对北京的最初印象,她大大方方的“神”回答让所有人接不上话茬儿:“北京的树就是一些光光的木棍插在地球上!”回归日正值北京最寒冷的冬季,北京冬天的树和澳门的四季常绿形成鲜明的反差,澳门小姑娘从未见过不长叶子的树。

诚然,在“回归”这件事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澳门人和祖国,让内地朋友和澳门之间曾经的不明白变成懂得,曾

经的隔阂成为零距离:“江西遇到美好的人和事,促使我调整今后的旅行计划,准备腾出更多时间游走神州大地,于有生之年体验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沈尚青《“阅读·关怀”·人心回归》)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澳门至今没有一位全职作家,这也是我为什么用“写作者”而非“作家”来介绍本书主角们出场的缘故。澳门文学的存在,一直是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一道异风景。澳门的写作者,在各自的正职工作岗位上努力谋生,也在喧嚣浮华中安静地经营着自己的文字世界,使得澳门文学带有天然质朴和清新自如的特色,同时具有和日常生活无缝对接的亲近感。从生活层面感受澳门回归祖国这件历史大事,以小见大,是本书将带给内地读者朋友的一份鲜活感。本书作者从90后写作者生力军到八旬长者,他们或丰厚的人生阅历,或独特的个人感受,绘成多元底色,萦绕于澳门街巷的人间烟火中。

“我想起了眼前两百余年历史的康公庙。记得里头的门柱都饱经沧桑,在油漆的关照下泛着深沉的光泽。供奉着的康公真君相像是汉朝大将,而偏殿又有佛祖、华佗、关公、花粉夫人和马头将军等等,可谓群英荟萃,越是杂居一处便越显得可爱,越是古朴便越显得自然和淳朴。”(谭健敏《情定大龙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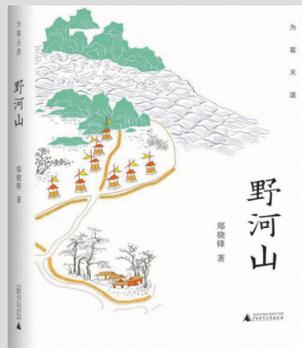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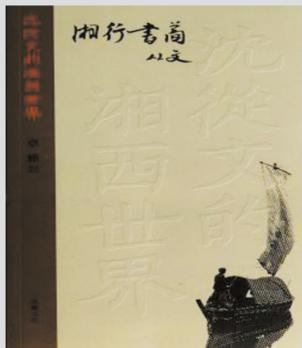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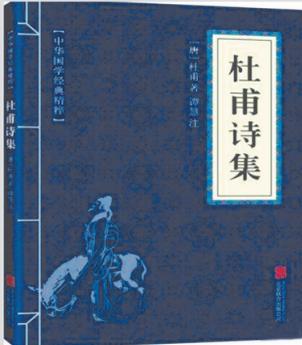
曾经的澳门,是让中国看到世界的一扇窗,同时她也使中国变成了世界的中国。如今,这扇窗不仅没有关上,连带着敞开的大门,我们深信,澳门理应再度让人们看到一个世界的澳门。

“记取归来时候,海棠风里相迎。”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我。

(本文是《记取归来时候——澳门回归二十周年特辑》序,有删节)

/ 穆欣欣

本版电邮  
zhhbookworm\_123@163.com



## 古迹人物拓片

/ 李晋

郑晓锋的《野河山》野逸豪迈,大气雄健。近年来,这位中药专业的高材生主攻历史写作,出版多本著作,为文坛所瞩目。《野河山》是他“为客天涯”系列中的一册,以人文角度解析古迹胜景背后的历史风云。

北京故宫、杭州御码头、南京鸡鸣寺、无锡东林书院、曲阜孔庙……郑晓锋依据史料大胆求证,冷静分析,剥掉装饰过度的山河档案,呈现历史核心中的人性,颠覆人们过往的惯性认知。

《我的朝圣》中,郑晓锋在孔庙来回踱步,由孔子想到了耶稣,反复对比东西方圣人的思想,“《圣经》常令我感到天堂与人间的一种疏远和对立,上帝的牧鞭无情地从天而降,”《论语》却令他看到孔子用仁爱搭建了一座直通天堂的云梯,率领人们步步向上攀登。

郑晓锋阐述孔子之仁,是“一种破除坚冰的柔软,一种回归善良的敏感”,其带有强烈个人主观色彩的阐述并不能被所有人接受,但颇具新意。孔子被世人诟病的主因是其学说一直作为专制皇帝的统治工具。郑晓锋以民国史学家钱穆教导学生的话语为孔子辩解。钱穆说孔林中的碑碣北宋以上的很少,多是金元后所立,因为当时汉人受异族统治,乃以尊孔方法使外族人知汉人有此人物,不敢轻视。原来孔子的“仁”曾化作“护身符”庇护子民。

另一种“仁”,属于梁武帝萧衍,由郑晓锋游览南京鸡鸣寺时牵系而出。鸡鸣寺前身是同泰寺,萧衍诵经念佛的地方,这位见了太多血雨腥风的帝王,晚年花费国库积余,广建佛寺,大造佛像,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获大臣花重金赎回。萧衍对佛教之“仁”的理解自私、片面,他被叛将侯景幽禁台城,饥渴去世,一直没有醒悟过来。所以,郑晓锋用“沙上筑塔”形容萧衍的苦修。

汉化迁都的拓跋宏、参与臣僚争斗的顾宪成、因循守旧的乾隆皇帝……饱览古迹后,郑晓锋似乎想以拓印的方式,把相关的历史人物印记拓在纸上,尽管拓片上,有的形象已漫漶不清,有的资料已无从查证。

## 古代的民宿

/ 王太生

我去江西旅行,想在陶渊明的民宿住上一晚。深秋,篱笆墙边,菊花长势可人,缓缓抬头,见草木茂盛的南山。

东篱和南山,这两个词,都表示方位,古人的柴扉大抵朝南开的,东篱在左,南山就在不远的东南方向,隐隐的青山。

“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南山有台,北山有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梅花落满南山”……在这样的民宿住一晚上,一觉醒来,日头高挂纸糊窗棂,透明的光线里,有鸟在鸣叫。

去古民宿住,能找到一种神态。

那些民宿也在水边,林西的就在西湖边。大约是公元一千年,西湖孤山是一块湿地,有蒲、苇和水草,夹岸青色碧碧。鹭鸟满地,踩着有弹性的大长腿,在草滩上临水照镜,梳理自己。

林逋隐居于此,养鹤。早晨将鹤放出,在云雾中飞翔,盘旋。他划着小船到西湖寺庙逛。有客访,小童应声而出,开门迎客,接着打开笼子放鹤。看到鹤在空中盘旋,不一会儿,林逋划着小船回来。他知道,有客人来了……

去古民宿住一晚,能发现一种神韵。

郑板桥的庭院,“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板桥流落到安丰小镇,住大悲庵,春吃瓢儿菜,秋吃扁豆。他在门板上手书对联,生动了小院房舍。

瓢儿菜,叶片近圆形,向外反卷,黑绿色,有光泽。霜雪打后,味甜鲜美,可以炒食、做汤,由芸薹进化而来。

庭有瓢菜和扁豆花,这样的民宿让人触摸到贫民生活最本真的质地。

去古民宿住一晚,能体验一种生活。杜甫的草堂古朴澄净。诗人在《寄题江外草堂》中说,“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这种民宿屋后有竹,屋前有泉,晴时川闲垂钓,雨时卧闻饮酒,山肴野蔌,清粥淡菜。

一个诗人说,民宿寄存生活情怀,让房屋和住客都沉浸在梦想的绮丽星空中。今天的所谓民宿,也大多远离城市,建于山野郊原之间,大抵是有着如此的情怀的。

我推崇的古代民宿,从远处看,数间平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从窗口往外看,门外晚晴秋色老,万条寒玉一溪烟。

尤喜这一“溪烟”的景致,有一年,在婺源,就住在一条山溪的旁边,流泉奔泻,潺潺有声。清晨的山溪,笼一层薄薄的、牛乳似的雾纱,恰一溪烟,四周的山景倒影变得朦胧。

当然,我如果是住在苏州或扬州的民宿里,在天青色的早晨醒来,窗外鸟语喧哗,人声嘤嘤。

去古代的民宿住一晚上,交几个朋友,吸几口负氧离子,茶酒诗画,一个心仪的地方,也算是来过。

我还想在冬天的民宿里,几个朋友,板凳围坐,扔一只山芋,在火中烤。火,忽明忽暗,香气四溢。一个“煨”字,意思全尽,尤其是铜锅柴火将熄未熄,热气慢慢地煨着芋,慢慢地,也将心情煨热。拔火煨芋,室内炭火熊熊,映照四壁;室外大雪纷飞,夜长灯影灭,天远雁声孤。

## 美,不免令人心酸

/ 周俞林

20世纪80年代末,还是大学生的我第一次读到的沈从文研究专著,是北京三联书店版《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教授这部著作对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进行全面评价,揭示出沈从文传奇人生的诗性特征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品格。

自此,从《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湘行散记》,到《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有时间我就读沈从文,反反复复读了三十几年,如痴如醉。

生命多舛的乡村世界,与世浮沉的乡村灵魂,自然天性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沈从文从亲身经历的两相对立的经验世界里,发现了这种经济与社会的矛盾。他的著作在品质和情怀上,是真诚的,是一生只说真话的文本。乡土题材在其早期小说创作中占主导地位,一幅幅湘西生活画面生气洋溢:秀丽的山水与惊人的贫困相依相伴,勇敢纯朴的民风人性与野蛮愚昧并存,歌与哭,善与恶,美与丑,相互纠缠,难分难舍。沈从文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多形多姿的湘西世界,丰富了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创作风格,把现代抒情小

说创作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沈从文一生写了大量书信,借助这一独特文体,品评世态人生、艺苑坛,表达思想、看法和感情。“我行过很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和张兆和的爱情,是两人因书信结缘而修成的正果。1934年初,沈从文因母病还乡。行前,向夫人张兆和许约,每天写信报告沿途见闻。这些信件及信中所附插图,沈从文生前未公开发表,1991年,才由其次子沈虎雏整理,编辑成《湘行书简》。

人情世情不了情,其文达境也,足以化世入之情。晚年的沈从文,因酷爱文物研究而终致文学创作搁笔。事实上,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远早于文学,文物研究功底深厚。他18岁时曾在民国湘西巡防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员,陈渠珍收藏的大量古董,都由他登记管理。上世纪30年代到北京后,沈从文热衷于收藏文物、鉴定文物,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先后写了《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与古器物打交道,从图书馆汲取知识,晚年的沈从文说:“美,不免令人心酸。”说的仿佛是他自己,生活艰辛,却始终有情,有美。

## 一处隐笔

/ 年世墨

秦可卿是《红楼梦》的重要人物、金陵十二钗之一。在第十三回就病死了,引出了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一大段文字。

围绕秦可卿,其实有很多谜团,比如她的身世、她的背景,死因则是最大的谜。按照曹雪芹原本的构思,秦可卿应是公公贾珍偷情,被丫环撞见,最终羞愧上吊而亡,并非病死。为什么这么改?第十三回有条脂批揭示了原因。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赫之。因命芹溪删去。”

原来曹雪芹应“老朽”之命,将秦可卿的命运改动了。但曹雪芹似乎并不甘心,有意无意在书中留下很多线索,将读者导向原先的结局。这些已多经专家指出,如“金陵十二钗”正册中预示秦可卿命运的“美人悬梁自缢”的图画,《好事终》曲辞“画梁春尽落香尘”仍原样保留。秦可卿死后,两名丫环一个自尽,一个甘心为义女摔丧驾灵,还有大家听闻秦可卿死讯,“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这些情节都不符合病死的逻辑,也未作改动。

其实在第一百一十回中,还有一处揭示秦可卿上吊自尽的隐笔,却鲜有人提及。这回讲贾母去世后,鸳鸯担忧自己的命运,意欲寻死。走到贾母套间屋里,看到“隐隐有个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样子”。鸳鸯仔细一想,道:“哦!是了。这是东府里的小蓉儿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么到这里来?必是来叫我来了。他怎么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给我死的法儿。”

秦可卿在《红楼梦》中出场不多,并且开头即已逝去,但似乎并未淡出《红楼梦》的文本,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回到其中,影响着情节走向。此前托梦王熙凤是一例,这里又在鸳鸯寻死之际出现。鸳鸯见秦可卿上吊而生疑,是因为在她的认知里,秦可卿是病死的,却不知道自己无意中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当然这真相是作者故意透露给她的,同时也是给读者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红楼梦》全书中唯一直接描写秦可卿上吊自尽的文字,虽是通过鸳鸯的眼睛,但可以视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情景再现,因此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只是不知这段文字出自何人之手,如果是曹雪芹,则是他隔着近一百回的文字,对秦可卿死亡真相的再揭示,对读者的再提醒,真是前后照应,伏脉千里,也可看出他对原本构思的不舍。如是高鹗手笔,则仅凭这一处,即可称他为曹雪芹的知音,是真正读懂了《红楼梦》,读懂了曹雪芹的。

## 童画童话

/ 陆小鹿

我关注竹久梦二,是源于丰子恺。许多年前读丰老《绘画与文学》一文,他说二十余岁时,在东京旧书摊上碰到《梦二画集·春之卷》,翻到一页,上面画了一个贵妇,坐在人力车上,拿着大包精美物品,正向路旁一个背着婴儿、蓬首垢面的贫妇打招呼。贫妇的脸上局促不安。这幅画叫Classmate(《同班同学》)。



竹久梦二的绘画像一道闪电,启发了丰子恺的绘画思路。丰子恺当时激动地写道:“这寥寥数笔的一幅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

的意味感动我的心。”可以说,与梦二的“相遇”,直接推动了“子恺漫画”的诞生。

竹久梦二,是日本大正年代浪漫的代名词。他常以身边的美人为模特,将传统浮世绘风格和现代主义相结合,创造出大眼睛软腰肢穿着和服的“梦二式美人”。鲜为人知的是,梦二还画童画,写童诗、童话。

“小草今年三岁了/她喜欢在地面上/和其他的小草/一起晒太阳/当风吹过的时候/她就穿上绿衣裳。”竹久梦二一生坎坷多难,仅仅活了50岁。也许,正因为现实生活荒谬惨淡,他才藉由童画童话来追寻心灵的归宿。

梦二的童画纯真、可爱,故事感饱满,每一幅都可以衍生为一篇抒情散文。春天来了,桃花树下,花季少女捧着书若有所思;仲夏夜,兄妹坐在海边看帆船,是在盼望远航的父亲归来吗?秋风起,落叶飘满地,孩子们在树下跳舞;冬日里的小鸟,你有没有围巾、手套、温暖的巢?明快的忧愁,构成“梦二式小孩”的特色。

梦二还爱描摹“母子情深”。月光下,大树旁,妈妈陪着孩子一起读书、玩耍、买水果、哄他们睡觉……母亲的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梦二还写童话,我个人喜欢《清晨》《他们在哪儿做什么?》《都市的眼睛》。他说:“我写身边孩子们的故事,是因为这些孩子让我想起少年时的自己。”

童年,是世间最单纯美好的时光,既然没有人能留住童年,不妨用画或文字记录下来吧,像竹久梦二这样。